

文白对照

御批历代通鉴

十石齋



辑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第十五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一 (5115)
 (起丁酉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讫乙卯唐高宗永徽六年)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二 (5241)
 (起丙辰唐高宗显庆元年 讫己丑唐中宗显圣六年)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三 (5351)
 (起庚寅唐中宗嗣圣七年 讫庚戌唐睿宗景云元年)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一

(起丁酉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讫乙卯唐高宗永徽六年)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酉 贞观十一年，春正月，以吴王恪（帝次子）等为诸州都督。

诸王将之官，上赐书戒敕，且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弹奏，恪坐免官。后褚遂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从政，不若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安州，注见前。柳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酉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春正月，任命吴王李恪（太宗的次子）等人为各州的都督。

各位王将要去各州上任的时候，皇帝赐给他们包含注意事项的手令，并对他们说：“我想送给你们珍奇宝物，害怕你们更加骄横奢侈，不如给你们送上这一句话罢。”（李恪负责督察安州，多次外出打猎，对当地居民带来很大损害。侍御史柳范对他进行检举揭发，李恪因此被免去官职。后来褚遂良对皇帝说：

范，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御批：诸王即通经术，而专典诸州都督，亦非善。政晋宋前签具在，遂良“未知从政”云云，犹非探本之论。

制，释奠以孔子为先圣。

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饩。至是，房元龄等建议：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饩。诏从之。

定律令。

房元龄等先受诏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

“皇子们出去管理一州政务的，都年纪太小了，不懂得管理政务的方法，不如把他们留在京城里，教他们读些经书和治理方法，等他们长大以后再派遣出去。”皇帝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安州，注释见前文。柳范，解县人。褚遂良，字登善，是褚亮的儿子。)

御批：各位封王，即使通晓了经书和治理方法，而让他们专职负责各州的督察事务也不是一种好办法。晋朝和宋代的教训全在那里，褚遂良所谓不知道管理政务的方法等说法，还不是探求根本的议论。

颁布制令，规定行释奠礼，尊命孔子为先圣。

旧制规定，在太学举行释奠礼，尊周公为先圣，孔子列为配饩(同时饩用供品)。到这时候，房玄龄等人建议，尊命孔子为先圣，让颜回作为配饩。皇帝颁诏同意这样做。

制定律令。

房玄龄等人在这之前接受诏令制定律令。共制定律五百条，设立刑

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余条。至是，颁行之。（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乃失入无辜，失出获罪，是以吏各自免，竟就深文。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刘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为山陵终制。

名二十等，和隋律相比，减去了大辟刑，共十二条；减去流刑改为徒刑的，七十一条。删削去烦琐的，减省掉多余的，把重判改为轻罪的，不能一一列举。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删节了武德以来的敕格，确定保留了七百余条。到这时颁布执行。（从张蕴古死亡事件发生后，法官们都害怕把重罪判成轻罪，时常有轻罪重判的事发生。对这种错误不予追究。皇帝曾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来刑罚的罗网稍微紧密了，是怎么回事？”刘德威回答说：“原因在皇帝这里，不在大臣们那里。律文规定：轻罪判重或无罪判有罪，错判的人减三等受罚，而重罪判轻或有罪判为无罪，则错判的人减五等受罚，如今判重的无罪，而判轻的有罪，因此官吏们为了自己免罪，就一个比一个在判词中制造犯人罪名。如果陛下下一律按照法律来进行考查，那么这种风气马上就改变了。”皇帝听后很高兴，下令照这样办。从此以后，审判就公正合理了。刘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预先制定了陵墓和葬礼的制

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仓卒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幸洛阳宫。

上至显仁宫（《隋书·地理志》，寿安有显仁宫，寿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阳县），官吏以阙储备被谴。魏征谏曰：“陛下以储备谴官吏，臣恐乘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至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内为

度。

皇帝认为汉代皇帝都预先修好自己的陵墓，免得子孙们到时候手忙脚乱费力费物。人应该努力做到殡葬方式节俭，只怕子孙们跟着习惯办搞得奢侈浪费。于是自己拟定了临死以后的安排，把山当作陵墓，只要能放下棺材就行了。

到洛阳宫游玩。

皇帝来到显仁宫（《隋书·地理志》说：寿安县有显仁宫，寿安县的旧城在现在河南府的宜阳县），官吏们因为储备不足而受到谴责。魏征提意见说：“陛下借储备来谴责官吏，我担心借这个理由一哄而起，过些日子老百姓就没法活了，那就不是您出来游玩的本来用意了吧。从前隋炀帝诱使郡县给他奉献好吃的，根据献食的丰盛或俭省来进行奖赏和惩罚，所以全国都起来背叛他，这都是陛下您亲眼看见的，为什么现在又想效法他了呢？”皇帝吃惊地说：“要不是你，我还听不见这样的话呢。”借这个机会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从前路过这里的时候，是买饭来吃，进旅店而住宿，现在供应

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诏行新礼。

房元龄、魏征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为魏王泰师。

上谓泰曰：“汝事珪当如事我。”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珪曰：“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笄行盥饌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笄，音烦，竹器，以

得这么好，难道还能嫌不满足吗？”到了洛阳宫的西花园，在积翠池上划船，回过头对身边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修建这座皇宫花园的时候，招来了老百姓们的怨恨，如今全部为我所占有了，都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这一帮家伙，在朝内谄媚阿谀，在朝外进行封锁，使皇帝听不见看不见民情。能不引以为戒吗？”

三月，初一丙戌日，日蚀。

颁诏书命令实行新礼。

是房玄龄和魏征制定的，共一百三十八篇。

任命王珪作魏王李泰的老师。

皇帝对李泰说：“你侍奉王珪应该像侍奉我一样。”李泰去见王珪每次都要先行拜礼，王珪也以老师自居。（王珪的儿子娶了南平公主。在这之前，公主下嫁给官民都不对公婆行媳妇礼节。王珪说：“皇帝恭敬圣明，一切行动都遵守礼法，我受你公主拜见，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光荣，为的是成全国家的美名罢了。”于是和他老伴儿一起入席就坐，让公主

盛枣、栗、服修。盥馈，沃手而进食。于舅姑其礼如是。）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帝之弟）、长孙无忌等为诸州刺史，子孙世袭。

御批：唐室之衰由方镇跋扈不驯，得自专世袭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袭刺史，虽行之逾年，旋即停罢，然已有以开其端矣。

秋七月，谷、洛溢，诏百官极言过失。

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余人。诏，水所毁宫，少加修缮，才令可居。废明德宫、元圃院，以其材给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极言过失。（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

手捧竹盘行盥馈之礼。这以后，公主才开始行媳妇的礼节。筭，音烦，竹编的器皿，用来盛枣、栗子，腌肉的。盥馈：洗手进食给公婆。）

夏六月，任命荆王李元景（太宗的弟弟）、长孙无忌等人为各州的刺史，子孙可以世代袭任。

御批：唐王朝的衰落，就是由于地方势力过大，独断专行不听中央指挥而且又可以世代相传造成的。太宗让李元景等人可以世代相传任刺史，过了一年就立即停止了，可是已经开了头了。

秋七月，谷水、洛河发洪水，颁诏书让百官充分提意见揭露朝政的过失。

天下大雨，谷水和洛河发生洪水，大水淹进了洛阳宫，冲坏了官府办公房屋和老百姓的住宅，淹死了六千多人。皇帝颁诏书说：大水毁坏的宫殿，稍加修缮，只要能住人就行了。把明德宫拆了，元圃院也拆了，用那里的材料送给被水冲倒房舍的百姓去盖房。又命令文武百官，都呈

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营缮不休，器服华侈。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管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蓄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适寇也。夫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所亲行也，岂今日而难之乎？欲为长久之计，但如

上密封报告，充分对朝廷的过失提出批评。（侍御史马周呈上一份奏疏，认为：三代和汉朝经历年头多的有八百年，少的也不少于四百年，都是因为它们对老百姓带来好处，人们不能忘记它们的原因。从那以后，一个朝代多的六十年来，少的才二十几年，都是因为他们没给人民恩惠，国家的根基不牢固的原因。如今的户口总数，还不到隋代的十分之一，而参加服劳役的人，哥哥去弟弟回，在道路上来往不断。不停地建筑和修缮官室堂府，使用器物 and 穿戴的衣冠都极其华丽奢侈。陛下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民间，知道老百姓的疾苦，还像这样。而皇太子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没经历过外边的生活，陛下万岁之后，后边的事情真让人担心啊。据我的观察，自古以来，凡是老百姓愁苦怨恨的时候，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君应该在还可以整顿的时候进行整顿，不要在已经丧失了国家的时候再去后悔。贞观初年，全国都处在饥饿之中，一斗米价值一匹丝绢，而为什么老百姓没有怨恨呢？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没有忘记他们，在为他们担忧。如今连年丰

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陛下宠遇诸王过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县令，今重内官轻州县，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朕。”魏征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抑损，过逸乐则思撙节，在晏安则思后患，防雍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则可以无为而治矣。”

收，一匹丝绢可以买来粟米十余斛（每斛十斗），可是老百姓怨言不断、哀声叹气。因为他们知道陛下不再想着他们，而大量干着那些不是急需的事去了。从古以来，国家的兴盛或灭亡，不在于你积存储蓄了多少东西，而在于老百姓是痛苦还是安乐。就拿眼前的事实加以检验。隋代贮粮在洛口仓，给李密使用了；在东都储存了大量布帛，成了王世充的物资；它的西京府库，也被我们唐朝支用了，到现在还没用完。所以说，积蓄不能没有，重要的是人民有多余的能力，然后再去征收来，不能强行收敛拿来却用去帮助了敌人。节俭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贞观初年，陛下就是这样做的，难道今天就做不到了吗？想要制定国运长久的计划，只要照贞观初年那样做，天下百姓就千幸万幸了。还有，陛下对各位封王的宠爱和待遇太优厚了，也是不能不往深里想一想的。魏武帝喜欢陈思王，等到魏文帝一做皇帝，他就被囚禁起来了。这么说武帝曹操对他的爱，恰恰成了他受苦的根源。再说，要把百姓治理好，只有依靠刺史和县令，如今重用朝内官吏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在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得公之谏，

而轻视州县史令，刺史又多用武臣，有的京官不称职就放出去补外职，边远地区，用人就更不当回事，所以老百姓不能安居，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奏疏送上去以后，皇帝说了半天真好真好，然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要自己来挑选刺史，至于县令，应该下令让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推荐一名。”魏征送上一份奏疏说：“做皇帝的有个好开始的人比较多，但能有好结束的人就少了。难道是因为夺取天下比较容易而保守它就比较难了吗！大抵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就能诚心诚意地听取下面的意见，享乐安逸的时候就会骄横放纵而目空一切。听取下面意见即使南北的胡人和越人也会团结和睦，如果目空一切就是六亲也会离心离德，就算你用武力权势去威慑他们，也只能是貌合神离，表面上服从你内心却并不诚服。做皇帝的人真要能做到见了想得到的东西就想一想应该知足了，将要兴建修宫室时想一想就停止去做了，身处尊贵而显要的地位时能想到应该谦虚礼让，面对充满的时候能想到亏损，处在安逸享乐之中能想到节俭，身在平安

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之中能想到以后的祸患，为了防止受蒙蔽就应该想到多听取意见，痛恨谰言邪说就想到端正自己，给人们授爵颁赏的时候就想到别因为高兴而过了头，对人施用刑罚的时候就要想到不要因为生气而滥加妄定。把这十个想法都兼顾到，从而挑选贤能的人加以任用，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了。”又说：“陛下想把事情做好的愿望，不如从前那么强烈了。在听到错误就改正这点上，也不如以前那么痛快了。对人的谴责处罚越来越多，发脾气显威风也越来越厉害。这才知道，尊贵了而不要骄傲，富裕了而不要奢侈，真不是一句空话。在早先隋朝末年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大乱，他自认为一定不会有动乱；在它没亡国的时候，他一定自认不会亡国。赋税和徭役无穷无尽，征伐没有止息，以致于大祸临头了，还没有醒悟。看清自己的形象没有比静水更清楚了，看法失败的征象没有比灭亡的国家更明显了，我希望从隋朝的灭亡中汲取教训，去掉奢侈提倡节约，亲近忠良而远离奸佞，在当今这样太平无事的时代，实行往日那种恭敬俭朴的作风，那就

尽善尽美了。大抵是夺取很困难，而守护它就很容易。陛下能得到难取的，难道不能守护住容易的吗？”又说：“如今建立政务达到大治，一定要交给正人君子去做。事情有得有失，有时就去找小人作些调查了解。对待君子要尊敬他并保持一定距离；对待小人呢，就亲近而无拘束。无拘束就可以无话不说，说得透彻；保持距离真实情况就不能反映上来。一般中等智力水平的人，能没有一点小聪明吗，可是他不是管理国家的人材，他考虑不到那么远，就算是把他的劲都用完，心都掏出来，也难免造成失败。何况那些内心本来就怀有奸诈的人，他的危害不就更加深重了吗？虽然是正人君子，也不能没有小的过失，如果在大的方面没有损害，那就可以不去计较。陛下要是真的能够谨慎的选用君子，按照礼制来提拔任用他们，何愁不能实现大治呢？要不这样做的话，危急灭亡的日子就保不住哪天来临了。”皇帝看后，赐给他一封亲笔写的诏书，上面是这样表扬称赞他的：“得到先生的奏疏，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我将把它放在办公桌上，像弓弦

冬十月，以武氏为才人（刘友益曰：书此，谨乱始也）。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颁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编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分为九等。（先是山东人氏崔、卢、李、郑诸族，自矜地望，凡为婚姻必多责财帛，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

和韦皮一样时时用来提醒自己。”弦，弓弦。韦，熟皮子。古人认为慢性子的人身上佩戴弓弦，可以提醒自己耍机敏些。急性子的人身上佩戴熟皮子，可以提醒自己柔和些、从容些。）

冬十月，任命姓武的做了才人（刘友益说：写在这里，慎重表示乱从这里开始）。

已故荆州都督武士彠的女儿，十四岁，皇帝听说她长得很美丽，把她召进了后宫。

戊戌 十二年（公元638年），春正月，颁布《氏族志》。

皇帝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把天下所有谱牒都搜集起来，和历史图籍核对比较，考查其中的真伪，将姓氏划分为九个等级。（在这之前，山东人氏崔、卢、李、郑几大家族，自以为在当地有名望，凡是和他们结为婚姻的，都向人家多要钱财彩礼，或者抛开乡里而妄称自己是名门，或者兄弟之间而借其妻子家族的尊卑情况而相互欺陵。皇帝对此很反感，便命令士廉等实际调

为英贤，岂在世祿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辟在江南，虽有入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衰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贩鬻松楸，无复廉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勋劳、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何足慕哉？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卢、李、郑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御批：当涂以九品衡人，

查一番。把黄门侍郎崔民干排在第一位。皇帝说：“汉高祖和萧、曹、樊、灌这些人，都出身于平民百姓。到现在人们还非常推崇敬仰他们，把他们看作是精英和圣贤，哪里因为他们是有高贵的出身呢？姓高的占据了山东一方，姓梁姓陈的远在江南，虽然也出了些名人，也并不值得一提，何况他们的子孙都衰落了，还要以很高的门第来自居，自标高价，不再讲廉耻，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还要这么看重他们。如今三品以上的大臣，都是因为有较高的道德品行，有勋勋战绩，有文才学问，才获得这样尊贵显赫的地位。那些衰落的世家和陈旧的门第，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我现在想改正那些错误的东西，抛弃虚名探求实质，可是各位大人还把崔民干放在第一位，是看不起我的官职爵位而盲从流俗啊。”于是下令另行审定编写，只根据现在的品秩来定高下。）皇族作为首位，外戚作第二位，崔、卢、李、郑、诸侯又放在它后边。一共二百九十三个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向全国颁布。

御批：当涂用九品之法来衡量

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讥，自晋及隋相沿不变。太宗举汉初英贤，立论足以针砭膏肓且姓谱既颁，使天下知，衰世旧门不敢与兴朝勋阀相抗，而天下潢为氏族升冕亦犹周家之薛不先滕书法。不以为然，失之吹求矣！

二月，帝发洛阳，观砥柱，祠禹庙，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赵元楷饰楼观，盛储备。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赠隋尧君素为蒲州刺史（君素，守河东事具前）。

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

人，导致士大夫们以其出生之地为骄傲，最终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讽刺，这种注重门第的风气自晋朝一直到隋朝，一直相沿不改。唐太宗列举西汉初年功臣为例所发的议论，完全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之处。更何况《氏族志》已经颁布，让天下的人深知衰败没落的世家大族与在国家建立过程下汗马功劳的勋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并且天下之人争先装点氏族衣冠，也象周朝的薛与滕的的差别一样。史家记载对此颇有激词，失之于吹毛求疵了。

二月，皇帝从洛阳出发前往观看砥柱，到大禹庙祭祀，随后到了蒲州。

蒲州刺史赵元楷，把楼观都装饰得十分华丽，接待用的物品也准备得十分丰富。皇帝知道后，很生气地对他说：“这就是使隋朝灭亡的腐朽风俗。”

赠任隋朝旧臣尧君素为蒲州刺史（尧君素守卫河东的事迹已见前面叙述）。

颁诏书说：“隋朝前任鹰击郎将